

(宋) 洪迈 / 著
全译本

夷坚志



《容斋随笔》姊妹篇
容斋老人晚年之巨著



夷 坚 志

(文白对照全译本)

(第五册)

原著 宋·洪 迈
主编 李 宏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柯山蛇妖

【原文】

黄州柯山在城中，其上皆巨竹。山下民妇就蓐，产一蛇，径走入竹间，不知所向。后数年乃时出，色正白，脊有红鬣。见之者必死，郡人极恶之。崇宁五年，青社李变。老坐事谪居，尝拉所善三士人潘仲达、何斯举、栾正夫同游此山。将饮酒，或告以有蛇怪，行未久，果见蟠于竹下，高与人齐。李失声，三子仓皇散走。李知不得免，拾一拳石，祝之曰：“我今日与彼势不两全。我胜蛇则蛇死，不胜则我死。”祝罢，石正中蛇脑，即疾穿草去，若如风声，草为之偃。四客相贺，竟纵赏，抵暮乃归。后三日，竹外人家闻臊气不可近，稍前视之，蛇已死腐，其长有丈五尺。众掩鼻相率舆去，投诸江中。

【译文】

黄州（在今湖北省）柯山在城中，山上有大竹子。有一天，山下有一个老百姓的妻子分娩，产下一条蛇，这条蛇径直走入竹林中，不知去向。几年后，这条蛇就经常出现了，全身呈白色，背上有红色的长毛，看见了它的人就会死去。郡里的人都很怕它。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青社李变，经常因事被贬，在家居住，他曾约三个相好的士人潘仲达、何斯举、栾正夫同游柯山。他们带着酒上山了，有的人告诉他们说山上有怪蛇，走不久，他们果然看见那条蛇在竹子下盘曲而伏，与人差不多高，李变大惊失色，其余三个人都吓得慌忙逃走，李变知道不能免于一死，于是捡起一块石头，祷告说：“我今

天与这条蛇势不两立，我打赢了蛇，蛇就死，打败了，我就死。”祷告完了，他举起石头朝蛇打去，正好击中蛇的脑袋，那条蛇很快地穿过草丛走了，那蛇走起来呼呼生风，草还被它压倒一大片。大家相互庆贺，到晚上才回家。三天后，竹林外面的人家闻到臊气逼人，稍微凑近一看，原来是那条蛇已经死去并腐烂了，蛇身长有一丈五尺，众人相约掩鼻前去，把蛇的残骸丢到了江中。

张显祖治狱

【原文】

信州吏人张显祖，为狱院推级。鞫大辟罪，囚家富，赂以千缗，使方便脱免。会理掾廉明不可罔。张贪厚贿，既不肯舍，且虑其复索取，阴谕狱卒毙之，而告其家曰：“案卷已尽翻换，无奈暴亡。”囚家置不问。张用所获，委甥侄经营贩易，所向称遂。于是谢吏役，益治生，浸成富室，惟恨无子。忽生男，少面俊慧，才十岁，能作举子三场文，称为神童。十八登科甲，父母视如掌上珠。意之所欲，悉听之，无论所费。后二年，赴调注泉州教授，在都城留恋声色，又饱酒无算，极其花柳博室之娱。荡析家资，十亡七八。临之官，得羸疾，因卧半载，医疗祷祝，囊橐一空。迓兵及门而卒。父母痛割，祈死不能。既殓三日，揭帛拊其面，则形容一变，乃为昔日所杀之囚。张感悟前过，不复追忆，但郁结无生意。未及累月，与妻相继下世，一门遂绝。

【译文】

信州(在今江西)官差张显祖做了监狱的推级，曾经审讯一个

夷坚志

大辟罪案，把一个富人囚禁了起来，那个富人向他贿赂了一千缗钱，他便想设法放他，正好监牢理掾（官名）很廉明，不好欺骗，而张显祖贪图贿赂，既不想把那些钱舍弃，但又担心那个富人将来向他索还，于是暗暗地叫狱卒杀死了那个富人，同时他又转过来告诉那富人家的人说：“我替他（那个富人）把案子翻过来了，本来已经没事了，无奈他突然在牢狱中死了。”那富人家也就不再多说。张显祖用所得到的钱，委托侄子经营商贩，一向都很顺利。从这以后，张显祖辞去了监狱的差事，专意赚钱，渐渐地成了富翁。只是张显祖膝下无子，于是很是有点不快，后来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这男孩年少时英俊而聪颖，才十岁时，就能做举子三场文，人们称他为神童。这男孩十八岁时中了头等进士，他的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，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，父母都听他的，而不论花费多少钱。两年后，他调任泉州（今福建全省）教授，他在京城时沉溺于声色酒宴，又毫无算计，误入了歧途，结果把家产十分之七、八都花光了。刚到泉州当上官，就染上了疾病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家里又是为他请医生治疗，又是为他祈祷，家财被花费一空。当他被抬回家时就死了，做父母的悲痛欲绝，求死不成。收尸三天后，张显祖揭开盖在儿子面上的帛布，儿子的面容一下变了，变成了以前被他杀死的囚犯。他感悟到了以前的罪过，也就不再为儿子伤心，但他愁闷不已，没有想活下去的意思，没几个月，他就和妻子相继死去，张氏一家，从此就绝灭了。

太山府君印

【原文】

吕辩老为德州平原县酒官。因筑务墙，役工取土，得一印，刻文曰“太山府君之印”。非铁非铜，似玉石之类。制作极精，篆法尤古。郡守王仲孺闻之，遣候兵借视。见之，捧玩不释手。折简报云：“欲借留数日。”吕以属吏之故，不敢取。后旬余，州宅中堂地忽陷，见一石，广如席，其上大书八字曰：“太山府君王公之墓。”王视之大笑。家人莫测，而子弟绝恶之。俄顷疾作，数日而卒。王政事精明，下不能欺，至是以为必主张岱岳矣。玉印亦竟失所在。

【译文】

吕辩老是德州(在今山东)平原县的酒官。为了建一个贸易场所，他派人去取土，这些人在取土时，挖出了一颗印，上面刻着“太山府君之印”。这印既不是铜制的，也不是铁制的，好象是玉石一类的东西。印章的制作极其精美，笔法都是古式的。郡守王仲孺听到了这回事，就派亲兵把印章借过去，王仲孺看到了这印章，很是爱不释手，让人送信给吕辩老说：“我想借了再看几天。”吕辩老因为自己是王仲孺的部下，所以不敢去索要。过了十来天，州里衙署庭堂正中地面下陷了，露出一块石头，有一张席子那么大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：“太山府君王公之墓。”王仲孺看了哈哈大笑。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子侄们都感到有些害怕。不一会儿，王仲孺就发病了，过了几天就死了。王仲孺办理政事很精明，部下都不

能蒙骗他。到这时他认为自己必将住持泰山了。那颗印章也在他那里失踪了。

杨真人

【原文】

政和初，河北有杨真人者，莫知所从来，年四十许，美须髯。久游赵魏，耆老或见之，六七十年，面貌不少变，故有真人之称。人与之钱不谢，径诣酒家独饮，钱尽乃止，不发一谈。吕辩老监平原酒税，霍子盘监药家镇，相距二十里。杨往访之，泊于客舍，旦暮各一往来。常云：“二子可教。”吕霍皆少年，虽知其异，未尝有所咨请。每至，则与酒。多至一石不醉。或作怒，则须髯森张，皮肉隐起若铁石。留岁余，霍官满，宪檄摄澶州观城巡检，杨往谒，相见甚欢，云：“吾远来，将传道于子。明日五更，是其时也。”言竟即出。霍自四鼓披衣起坐以待之，杳不至。天将晓，闻户外喧闹，似相殴击者，遣视之，则杨殴杀一市民，既窜矣。霍惊恚，深恐累己。少顷，四门外保甲报，大木下有人缢死。县尉检尸。翌早，霍往覆验，乃真人也。意其一时偶墮罪罟，虑必不免，故亟自取尽，叹恨不已。命逻卒就木傍掘土窖数尺，举而瘗之。役工告：“已有一死者，衣裳形模，与杨无异色。”霍自临观之，竟不能辨。但令重叠置坎中。后五月，蜀客至澶渊见霍，出杨书一缄，谢其殷勤，且问吕君安否？霍以书示人，历说其事。

【译文】

政和(1111—1118)初年，河北(路名，辖境相当今河北省易水、

夷坚志

雄县、霸县和海河以南、及山东、河南两省两河以北的大部)有一个杨真人，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年龄大约四十来岁，面颊上长着美丽的长胡子。杨真人在赵魏旧地流浪了很长时间，有的老人见过他，有六七十年了，容貌没有很大的变化，故他有杨真人的称号。别人给他钱，他从来不谢绝，就径直到酒店喝酒，直到把钱喝完了为止，他也从来不说一句话。吕辩老负责平原县的酒税，霍子盘在药家镇为官，两地相距二十里，杨真人去拜访他们，住在一家客店里，早上晚上各去拜访一个人。杨真人经常说：“这两个人值得教导。”吕辩老和霍子盘当时都是青年人，虽然都知道他的怪异，却从未向他询问什么，每次杨真人来了，都给他酒喝，他有时喝十斗酒也不醉，杨真人有时也生气，一生起气来，面颊上的胡须就竖起，脸上的肉堆起来，就象铁石一般坚硬。杨真人在那呆了一年多，霍子盘任职期满，按规定改任澶州(在今河南内)观城巡检，杨真人又去拜访他，两人见面很高兴，杨真人说：“我远道赶来你这里，是想传道给你，明天五更时，就是传道的时间了。”杨真人说完话就离开了。霍子盘四更时就披衣起床，等待杨真人的到来，杨真人却很久都不见人，待到天快亮时，听到门外有吵闹声，象是有人在打架，霍子盘当即派人去看，原来是杨真人杀了一个市民，现在已经逃走了。霍子盘很害怕，担心会连累了自己。过了一会儿，四门外有保甲来报告说，有个人在一棵大树下上吊死了。县尉去验了尸。第二天早上，霍子盘去再验尸，死者原来是杨真人。想是杨真人因一时犯了罪，考虑到不能免于遭到惩处，所以就急着自杀了，霍子盘叹息不已。接着他命巡逻的士兵在树边挖一个几尺深的土坑，准备把他埋了，挖坑的人报告说：“下面已经有一个死人了，他的衣服和容貌，都和杨真人一样。”霍子盘亲自去看了，竟然分辨不出来，霍子盘只好叫

人把杨真人和那个死者埋在一块。五个月后，四川有一个客人来到澶渊（在今河南濮阳县西）见霍子盘，拿出杨真人的一封信给他，感谢他的款待，并问及吕辩老是否还好。霍子盘把这封信给人看，经常向人提及这事。

大圣院虾蟆

【原文】

吕辩老母李夫人，喜事佛。中年后，晨兴盥栉竟，必焚香诵《金刚经》一卷已，然后理家务。其子自泾州录曹受代归青州，寓居皇化寺大圣院。庭中有古井，甃损不可汲。李每诵经，先击磬。磬声才发，一虾蟆即从井跃出，直至坐傍听经。罢，亟还故处，未尝少差。凡岁余。一日，当去不去，李讶而观之。蟆以前两足相叉若擎拳状，已坐亡矣。尽室瞻叹，捧置庭前香台上，鼠夜过而不伤。明日槁干，举之轻若无物，惟目光若生，因藏于香奁内。后半年，天大雷电，火光旋绕于奁，雷息发视之，失矣。

【译文】

吕辩老的母亲李夫人，喜欢佛事。李夫人中年后，每天早上洗手梳头完毕，一定要烧香念一卷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再料理家务。他的儿子从泾州离职后回到青州（今江苏扬州市西北），寓居在皇化寺大圣院。大圣院中有一座古井，但古井的井壁坏了，不能从井中打水。李夫人每次念经，先敲一下磬，磬刚响，一只虾蟆就从井底跳出来，一直跳到李夫人身边听她念经。李夫人念完经，虾蟆就立即回

夷坚志

到井底，从来没有差错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有一天，虾蟆听完经还不走，李夫人惊讶地看着它，原来那虾蟆用两只前足交叉支着身体，已经死去了。李夫人叹息不已，把虾蟆捧了放在大圣院庭前的香台上，晚上老鼠从旁而过，却不伤害它。第二天，虾蟆尸干枯了，拿起来好象没东西一样，只是两只眼睛还是活生生的，于是李夫人把它藏在香奩内。过了半年，天打大雷，雷电在奩周围环绕。雷息后，李夫人打开香奩一看，虾蟆尸已经不见了。

方士阴阳丹

【原文】

宣和中，蔡鲁公闲居京师，有方士持阴阳丹一两许，如弹子大，色正红，以献之。置之水中，随十二时上下，六阳时则浮上，六阴时则沉，仍各准其方位，不差晷刻。云：“用水搏为丸，每饵一粒，可延百岁。”蔡受之而不敢辄服。旋失所在，方士亦不复来。

【译文】

宣和(1119—1125)年间，蔡鲁公在京师闲居。有一天，一个方士拿着一两左右的阴阳丹来献给他，那阴阳丹有弹子那么大，呈红色。那方士把阴阳丹放在水中，随十二个时辰上下浮沉，六个阳时浮在水上，六个阴时沉到水下，并且按时或上或下，不差一刻。那方士说：“你用水把它捏成丸子，每吃一粒，你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一百年。”蔡鲁公接受了阴阳丹，但不敢立即服用。不久，阴阳丹不知去向，那方士也没有再来。

文登弈者

【原文】

黄旦者，登州文登县人。村民，未尝学弈，自幼即能之。既长，挟艺行游，遂与国手为敌。吕辩老在平原，且往依投，因留止外馆。主簿闻丘天用好弈，品颇高，每以暇日诣酒局，与角胜负，未尝相舍。会恩州举场启天用考试，从吕请，旦偕行，夜宿旋弈，几忘寝寐。迨至恩，忽死于贡院。天用为买棺殓葬，而以书告吕。吕失声叹息。又数日，客从京师来，持旦书，考其日时，乃在既死之后。天用犹未开院，及出得报，绝惊异。遣人发其殡，则棺空矣。

【译文】

黄旦是登州（在今山东省）文登县一个村民，他没有学过下棋，但自幼却会下棋。他长大成人后，就凭棋艺到处游历，于是得以与象棋国手对弈。吕辩老当时在平原县，黄旦前往投奔他，吕辩老把他留住在外馆。平原县主簿闻丘天用也很喜欢下棋，棋艺很高，每到假日，就到酒店与黄旦下棋，比试棋艺，从没缺过一次。正好碰上恩州科举考试要用天用为考试官，天用听从吕辩老的话，让黄旦与他同行。他们两个人晚上睡不久，就起来下棋，几乎是废寝忘食了。等到了恩州，黄旦忽然在贡院死了，天用买了棺材替黄旦收尸，并写信告诉了吕辩老，吕辩老得到消息，失声叹息。又过了几天，有人从京师来恩州，带来了黄旦的信，查看写信的日子，是在黄旦死以后。当时天用还没开院，等到出来听到消息，十分惊异，他派人去打

夷坚志

开黄旦的棺材一看，里面已不见黄旦的尸体。

符建中

【原文】

绍兴元年，奉议郎符建中知贵溪县。次年四月，正与妻坐堂上，忽回首切切对人私语，妻怪而问之，徐徐应曰：“我去岁以非理杀士兵陈庆于狱，庆投诉阴司，适间遣驶卒追我，云先押吏人两名去，再来。殊为可虑，吾必死。”妻不知前事，谓其发狂见鬼，不以为然。建中亦无他，饮食起居，不异前日。明旦，出治狱讼，两吏家人持状请，急言暴得疾，便至危殆。建中以契昨所见，意绪不择。俄闻吏死，亟还卧内就寝，妻往奔视，已落枕而歿。

【译文】

绍兴元年(1131年)，奉议郎符建中做了贵溪县的知县。第二年四月，符建中正坐在堂上和妻子说话，他突然转过头去和别人悄悄私语，妻子责怪他，并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慢慢说道：“去年我无辜地将士兵陈庆杀死在牢狱中，陈庆向阴司告了我的状，刚才阴司派了两个驶卒来追我，他们说先抓两个当差的去，然后再来抓我，实在值得担忧，我一定会死的。”妻子不知道那件事，就说他是发疯见鬼了，不把它当回事。符建中也没什么，饮食起居都和以前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符建中出家门到衙署办案，两个当差的家人手拿状纸来请他，告诉他说那两个当差的都突患急症，很快就要死了。符建中想起昨天看见的事，情绪很不好，不一会儿，就听说了两个当差

夷坚志

的死了，符建中急忙回到卧室内躺在床上，妻子跑进去看他，符建中已倒在床上死了。

闻人氏事斗

【原文】

闻人尧民伯封，嘉兴人也。淳熙六年赴楚州录曹，母春秋高，不肯去乡里，乃嘱其弟舜民侍养，而独之官。经三月，积俸钱百千，买楮券，遣仆持归遗母。未及行，为盗窃去，极以忧窘。当时敬事北斗，即炷香拜祝，言：“母氏年老，以贫逐禄，仅得此金，稍供甘旨之奉。不意落暴客手中，愿灵君哀怜，指示其人，使速败获。”于是发巡卒蹑捕。出城门，见一男子持伞在著鞭亭，状若张皇失措，就擒之，果盗也。点阅元券，才失其二。缚送州，太守翟畋无谗诘之，对曰：“方上路，便见一人随后，长身披发。稍前进，渐添成七人。别有两神将当道遮拦，更不容行一步，以故坐而受执。”翟械诸狱，正厥罪，黥配合肥。

【译文】

闻人尧民伯封，是嘉兴（在今浙江）人。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尧民到楚州（在今江苏）作官。他的母亲年纪大了，不到乡里，尧民于是嘱咐弟弟舜民好好侍奉母亲，然后一个人去当官了。过了三个月，尧民把积蓄下来的薪水一百吊钱，兑换成纸币，派仆人拿回去送给母亲。仆人还没出发，钱就被贼偷去了，尧民非常忧郁难受，他平时敬奉北斗神，于是当即向北斗神焚香祈祷，说：“我的母亲年纪

夷坚志

大了，我因贫困而来这里作官，仅仅挣得这些钱，想用来供养母亲，不料却被贼人偷去，恳望神君可怜我，告诉我他是什么人，使我能快点抓到他。”随后，尧民派人去捉拿贼人。这些人出了城门，看见一个男子拿着一把雨伞在著鞭亭里，样子有些张皇失措，这些人走上去把他抓起来，那人果然是一个盗贼，尧民数了一下那个盗贼偷的钱，才少了十分之二。他们把盗贼绑送到州府，太守翟岐审问那个盗贼，那个贼人说：“我刚上路，就看见一个披着长发的高个子跟在我的后面，再往前走，又多至七人，另外还有两个神仙拦住我，使我不能前进一步，我因此而被抓起来了。”翟岐给他带上刑具，投到牢狱中，后来给他判了罪，脸上刺上字，发配到合肥（在今安徽）。

广州蛇斗

【原文】

赵中甫待制，绍兴初知广州。次年，后园有赤蛇，长数尺，挂于木杪。须臾，有苍黑蛇自草间出，其长一倍，小蛇从之以百计。赤者望见，跃从高枝下，迎与斗，风尘簸扬，众木振动，人不敢正视，良久，苍黑者败走，赤蛇缘木上，复遂失所在。中甫恶之，占云：“不利主者。”或言：“郑内蛇死，故郑子失国。今乃客蛇去，似非所忧。”中甫竟用为疑，设醮祈禳，仍避正寝。已而终于府治。

【译文】

待制赵中甫在绍兴（1131—1162）初年当了广州的知州。第二年，他看见后面花园中有一条长达数尺的红蛇挂在树上。不一会

儿，有一条黑蛇从草丛中窜了出来，身长有红蛇的二倍，它的身后跟着百来条小蛇。红蛇看见了黑蛇，就从高树上跳下来，与黑蛇展开了搏斗，顿时飞沙走石，树木摇动，人不敢正视，过了好长时间，黑蛇败走，红蛇又回到树上，很快就不见了。赵中甫很害怕，就占了一卦，卦上说：“不利主者。”有的人说：“郑国内蛇死了，所以郑人亡国了。现在是外面来的蛇斗败离去了，似乎不会有什么祸害。”赵中甫很疑惧，请人做道场祛邪，并且不在正房中睡觉，但后来张中甫还是在衙署中死了。

蔡七得银器

【原文】

湖州民蔡七，长大有力。受人佣故，足迹遍间巷，率至夜分始归。常见一伟丈夫，丰神秀整，举动雅静，衣销金白袍，傍骆驼桥栏柱立。次夕，复见在故处。蔡已醉，因尽力抱持之。其人哀祈求去，许以银酒器。即开桥上小佛堂，杯瓶匙箸，粲然陈列，铿铿有声，随其意所取。蔡喜不自胜，约有二百余两，旦而视之，皆真物也。时郡中公库忽失器皿，散榜捕缉。数日后得于蔡民，郡守置之狱，辩析甚至。元无穿窬之实，但杖而释之。伟丈夫者，俗所谓二郎是已。方倚栏遭辱时，何遽不能脱？盖知蔡愚贪，聊戏之耳。

【译文】

湖州（在今浙江）人蔡七长得身材高大，很有气力。他给人家做雇工，因而足迹踏遍了大街小巷。他一般晚上才回家。他曾看见一

夷坚志

个美男子，眉清目秀，衣冠齐整，举止文雅，穿着饰有金色丝线的白袍，靠着骆驼桥栏柱站着，第二天晚上，蔡七又看见他在原处，当时蔡七已醉，于是迷糊之中就用尽力气抱住了他，那人哀求他放他走，并许诺给他银酒器。那人当即打开桥上的小佛堂，就见杯子、瓶子、匙子、筷子都银光闪闪地陈列在桌子上，拿起来铿锵有声，那人听凭蔡七挑选，蔡七很高兴，拿了两百多两银器。早上起来一看，那些都是真正的银器。这时郡中公家仓库中忽然丢失了银器，官府到处张贴告示，捉拿盗贼，几天后就把蔡七抓了起来，郡守把他关在监狱中，蔡七极力辩解，郡守查出他并没有偷窃的行迹，于是只用竹板打了他几十下，就把他放了。那个美男子，俗称二郎神，当他靠在栏柱边被抱住时，怎么不能急忙脱身而走？想来大概得知蔡七愚纯贪财，就用此来戏弄他罢了。

夷坚支癸卷第四

祖圆接待庵

【原文】

二浙僧俗，多建接待庵，以供往来缁徒投宿，大抵若禅刹然。其托而为奸利者，固不少也。淳熙初，越僧祖圆者，倒空钵囊，作舍于天台境上。寝室既成，命工仆翦薤荆棘，拓广基址，拟营它屋。值暮，风雨暴作，飘落木叶，充塞四边沟渠，役者悉舍去。明日将屏叠，而锄钁遗于草壤中，圆自往取之。草遭雨淋渍，气蒸如焚，举手拨寻，乃得一银钁，即默收藏之，仍志其所。曰：“是必此草能化铁为金也。”就掇拾盈掬而还。试洗涤小釜，煎煮以验，凡汤所及处，烂然成银。圆惊喜，亟筑墙围护草地，托云防寇窃。自后相继煮铁，一切为上色白金。积贮益富，遂别作大院。仍买蓄田畴，养僧行六七十辈。游僧始至之日，具斋食三品，且衬以钱六十文。是时钱参政、曹太尉皆居台州，各有庵舍，适相附近。禅客更相谓：“不若向曹庵落脚。”盖圆经理之初，乞地于曹宅，故因得名。寻常诸庵，容客不过再宿，惟此处则虽累月亦不厌，以是人乐游趋。庚子岁，蜀僧了祥到彼，阅其斋供簿，已满八大帙，计无虑二万员。揆校资费，固不胜算。圆自为祥说端本，但不言草名状，祥亦不问也。自至今又十七八年，圆未尝妄用分毫，专以济众，故天相之不已。使贪者得之，必招祸咎，前者屡有之矣。了祥今住持鄱阳安国寺。